

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陈永锵：

# 画鱼不仅是乡思聊慰，更是成人之美

儿时爱鱼成癖，家贫买不起金鱼，便到郊野河涌捕些“花手巾”“狗尾娘”之类的小鱼来，养在刮去水银的废暖水壶胆中观赏。我看，这些宝贝儿对我并不友好，老斜眼看我，嘟着那嘴儿不知暗地里在骂我些什么？恐怕是呼唤自由吧！于是我不再如此的用囚禁来爱鱼。

务农故乡，不能不养鱼，因为鱼是我们村人的衣食！这种养鱼，当然不是我儿时的养法。买鱼花、过鱼格塘、喂养施肥、放药打针，直到从网里把圆滚滚、肥墩墩的它们一五一十地捧起，继而一一卖掉变口粮。鱼，一直连着我的生存希冀。这种“鱼跃人欢”的爱鱼，自然是彻头彻尾的功利。

然而，鱼终日在你身边，而自以为很孤寂的你，能于观鱼中移点思绪于鱼么？水天中，鱼，悠然而过，那种自得其乐的超然自在的得意，便足以拂散自己心头上的阴霾；灌水鱼塘，那素性逆流而上的傻鱼竟以为源头在此，便老跳将起来，一次又一次的为逐活水而奋不顾身的“拼搏”！每见此，心中便咀嚼到一丝哲思的苦乐；鱼，也颇有点大智若愚，风高浪急之际，深潜下去，悠悠然，似不谙其头上正有风波。与鱼相处，最为惬意的是，在酷暑劳作之余，泡身江渚，枕流观月，细聆虫鸣，于入静中，任由小鱼们在你肤肌

上的轻啄——一种无邪的温馨之吻……

这些田园乐趣，是离我渐远了。然而，鱼，尚无日不伴随着我——我画鱼。当然，这画鱼，远不仅是“池鱼慕故渊”的乡思聊慰。画鱼自娱，而更似是当年我“养鱼”为业的延续。画鱼可以使我成人之美，可以使我自食其力，可以使我在宦游中“闲来画幅丹青卖，不用人间作孽钱”的“养廉”。既然如此，何乐不为？

我这“南海渔夫”依然画我自己“银灰色”的鱼，决不必“瞄准市场走势，随行就市”投机改变我的品种，因为，我总想起，鱼在风云变幻中畅游江河的坦荡从容。儿时爱鱼成癖，家贫买不起金鱼，便到郊野河涌捕些“花手巾”“狗尾娘”之类的小鱼来，养在刮去水银的废暖水壶胆中观赏。我看，这些宝贝儿对我并不友好，老斜眼看我，嘟着那嘴儿不知暗地里在骂我些什么？恐怕是呼唤自由吧！于是我不再如此的用囚禁来爱鱼。

务农故乡，不能不养鱼，因为鱼是我们村人的衣食！这种养鱼，当然不是我儿时的养法。买鱼花、过鱼格塘、喂养施肥、放药打针，直到从网里把圆滚滚、肥墩墩的它们一五一十地捧起，继而一一卖掉变口粮。鱼，一直连着我的生存希冀。这种“鱼跃人欢”的爱

鱼，自然是彻头彻尾的功利。

然而，鱼终日在你身边，而自以为很孤寂的你，能于观鱼中移点思绪于鱼么？水天中，鱼，悠然而过，那种自得其乐的超然自在的得意，便足以拂散自己心头上的阴霾；灌水鱼塘，那素性逆流而上的傻鱼竟以为源头在此，便老跳将起来，一次又一次地为逐活水而奋不顾身地“拼搏”！每见此，心中便咀嚼到一丝哲思的苦乐；鱼，也颇有点大智若愚，风高浪急之际，深潜下去，悠悠然，似不谙其头上正有风波。与鱼相处，最为惬意的是，在酷暑劳作之余，泡身江渚，枕流观月，细聆虫鸣，于入静中，任由小鱼们在你肤肌上的轻啄——一种无邪的温馨之吻……

这些田园乐趣，是离我渐远了。然而，鱼，尚无日不伴随着我——我画鱼。当然，这画鱼，远不仅是“池鱼慕故渊”的乡思聊慰。画鱼自娱，而更似是当年我“养鱼”为业的延续。画鱼可以使我成人之美，可以使我自食其力，可以使我在宦游中“闲来画幅丹青卖，不用人间作孽钱”的“养廉”。既然如此，何乐不为？

我这“南海渔夫”依然画我自己“银灰色”的鱼，决不必“瞄准市场走势，随行就市”投机改变我的品种，因为，我总想起，鱼在风云变幻中畅游江河的坦荡从容。



■陈永锵 家山今夜月几圆



■齐白石 群虾图

作为主体来画虾应该说是白石老人一大发明，但是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创造出来的，有一个过程。

首先他对他儿时的生活非常的熟悉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。在他住的那个地方，往往都是背靠着一个小山丘，前面是挖的水塘。水塘里面就养鱼，有虾，还有螺蛳，还有水牛。

在农村生活中，有的时候看到水塘里面的小鱼、蝌蚪和虾，所以其实在他早期的绘画里面偶尔也出现虾，可是不显眼，也感觉不到有多美，只是说他的生活体验的一个小小的记录而已。

后来他将近60岁的时候到京城，又想起来画虾，试图把它作为主体。这一张画上全是虾，画出来之后挂在屋子里面。白石老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特别地虚心，他自己没有学历，就觉得自己应该处处地

## 李苦禅之子李燕谈齐白石画虾：对于画虾，白石老人惜墨如金

多学多问多听人家的主意。

他乐意听，听得还很仔细，甚至还有记录。当时画这个虾就挂在墙上，我父亲（李苦禅）作为他的得意弟子，把白石老人作为自己的父亲看，一进门就聊天。那天正好看见，老师画了一墙好几张都是虾，白石老人就说：“苦禅，看看我这个虾怎么样？”他能问学生这种话，就说明这个老师特别谦虚。我父亲说：“老师，这些虾，学生我觉得好则好矣，只是小了点，有一点点像蝌蚪。”“蝌蚪”是老北京话，就是螻蛄，专吃麦子根，是害虫，现在用农药已经看不见了。

过去我小的时候很容易看到，街上有路灯，那时候路灯少，这个螻蛄围着路灯绕，飞着飞着掉地上了，下面有蛤蟆张着嘴等着，一下子就叼走了。我们小孩子看热闹就看这个，那个就是螻蛄，现在看不见了。

白石老人当时就说了，别人也说我画得小，可见别人也提了这么一个感觉。后来我父亲说老师这不难，外面有卖对虾的，您可以看看。

白石老人就真的出去看去，看了回来再画。我就说，白石老人后来画的虾是把这个河虾和对虾“杂交”成的一种虾，世界上没有这种虾。你要知道，对虾没有那两个钳子，那个叫做螯。

有人说白石老先生画的是白洋淀的虾，那个虾个儿大，再大也没有法和对虾比，咱们北京叫做对虾，其实在海边不叫做对虾，人家出了海

就吃不是按对，都是按斤，都叫大虾。现在在胶东那边上菜都是说“吃大虾”，不叫对虾。白石老人就等于把这个大虾和河沟里的虾的形象合在一起了。

后来有人也挑了，说真虾是六节，怎么白石老人画的是五节？要知道这个意象是加以改造取舍的，有时候我们平常造型里面往往会取这个奇数不会取偶数，谁规定的呢？也没有谁规定，也是约定俗成。

白石老人就是画了虾头之后一笔画一笔地往上排，自己还念着，教学生的时候说“一二三”抬起来，再往下“四五”，一拉最后一节出来了，真的是美。现在我们发现他早期画的虾是接近于写生的虾，就是六节，老人家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把它舍了，觉得五节大气，好看。

白石老人惜墨如金，尤其是画虾。特别是画虾之后还有两个螯，那个中间是空的，这个是老天爷造的。自行车那个管子为什么是管子不是实心的？实心又沉还容易弯，管状的承受力就比较强。大自然造就的就是这个，别看那两个螯细，那结构也是管状的，也得透明，还是用这个笔法写出来。

有一次我父亲去看白石老人画虾，画完了，上面题的什么字呢？“世人只知余画虾，冤哉！”世界上的人就知道我会画虾，太冤枉我了！后来我父亲看了直乐，白石老人也知道我父亲乐什么。（内容节选《李燕聊齐白石》，内文有删减，题目为编辑后拟）

已故著名画家刘济荣：

## 我当牦牛是一片水墨试验田

牛是粗犷的、

憨厚的、有力量的，而藏区牧民，尤其是少女，则是温顺的、细腻的、优美的，两者在审美风格上是有冲突的。但我想，这两种相冲突的审美风格，如果结合在一起，一定会产生新的艺术效果。我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果然，全新的艺术效果出来了。就拿1994年的这幅《藏北游牧》来说，粗犷与细腻、力量与柔美、概括与精细，几种对立的风格碰撞在一起，就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力。

这幅画还有一段故事。我起初画了一张这样的画，没有给我多大的震撼。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人用复印机复制了这张画做广告宣传，结果墨色有了很大的改变，造型极其简练，尤其是牛的形象，反而有了酣畅淋漓之感。我回国后，按照这张复印稿的效果，就再次画了这张画，笔墨的运用彻底放开了，结果，我想要的效果全出来了。

美术家要有自己的试验品，徐悲鸿的马、黄胄的驴、我的牛，概莫能外，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。我画牛只是最初有感觉，但当时还没有想过把精力放在牛上，只不过是练习一下自己的笔墨语言。但想不到人家很快承认我的“牛”了，十年八年之后，“牛”成了我的一个标签，我只不过很幸运罢了。牦牛跟水牛的题材我当它是一片水墨试验田，得到的创作和笔墨的经验应用在我的大的主题画里面去。现在画牛成为我的品牌，独立的一个系列，这倒是之前没想到的。（节选《刘济荣谈艺录》）



■刘济荣 藏北游牧 1994年